

Girl by the Seine

塞纳河畔的女孩

【荷兰】李民鸣(梦娜) 著

【NL】MinmingLi(Mona)



荷兰莱昂传媒出版社

Leonon Media Publishers

GIRL BY THE SEINE

塞纳河畔的女孩

【荷兰】李民鸣 (梦娜) 著

【NL】Minming Li(Mona)

Title: GIRL BY THE SEINE - 塞纳河畔的女孩

题字：徐国平、萧宽

Inscription: Xu Guoping、Xiao Kuan,

插画：叶莹、张波

Illustrations:Ye Ying、Zhang Bo

文档编辑 (Documents editing): Koos van der Fluit

Publisher: Leonon Media Publishers

ISBN13: 978-94-92618-60-3

First Edition 2022

©2022, Leonon Media Publishers

Nothing in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and/or made public by print, photocopy, microfilm, or any other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目录

读 梦 娜.....	7
1、这是奇特的黄昏.....	13
2、走进林中木屋.....	22
3、桀骜不驯的画家.....	29
4、搭便车遇货车司机托马斯.....	43
5、“失踪案”.....	53
6、他乡遇故知.....	60
7、又遇大卫.....	75
8、离飞燕越来越近.....	83
9、大花轿来了.....	92
10、逃婚.....	101
11、农庄的早晨.....	111
12、日记里记录了什么.....	116
13、到达安江市.....	123
14、找到陆晔.....	128
15、JJ DISCO 夜总会.....	142
16、奶牛场.....	154
17、意外怀孕.....	161
18、和韩璐在一起的日子.....	163
19、先天性流产的征兆.....	177
20、卡利普斯庄园里的社会.....	184
21、催奶按摩的尴尬.....	203
22、初为人母.....	210
23、重返卡利普斯庄园.....	218
24、罗杰的小心事.....	229
25、巧遇汤姆和冷嫣.....	236
26、重返巴黎.....	255
27、时光只能改变彼此的容颜.....	259
28、父子相见不相识.....	266
29、寻找散落的灵魂.....	273
30、罗杰失踪.....	288
31、绑匪的赎金.....	300
32、重返 E 镇.....	307

33, 屋漏更糟连夜雨.....	312
34、营救罗杰.....	328
35, 一个母亲的心愿.....	347
36, 灵魂选择原来的样子.....	359



1、这是奇特的黄昏

2002年秋，法国郊外

这是一个奇特的黄昏，天边喷薄而出的霞光，涌向她的唇边，一抹隐秘的疼痛。她拖着行李箱，背着蓝色帆布双肩包，头戴蓓蕾帽，脚穿白色休闲鞋，着一身轻便休闲装，走在铺满黄叶的路上。

她走得饥肠辘辘，口干舌燥。所剩的面包和水，化为热汗，挥发殆尽。忍不住还往回望望，将昨天的欢愉都丢在风里了。刚出门时，脑子里还有不切实际的浪漫画面：罗伯特风尘仆仆地赶回家，像往常一样，

进屋第一件事，楼上楼下地找：“燕，我回来了。”看到她，满以为还是像往常一样，他冷不丁从身后捧出一束鲜花献给她，然后在她额头轻轻地一吻。而飞燕则羞涩地一笑，躲开他的拥抱，捧着花儿跑去插好。那是他和她都心醉的场面。然而，今天等待他的是放在桌上的一封令他失望和崩溃的分手信。他会怎样？会五雷轰顶的感觉，瘫软地倒在沙发上，天昏地转，泪流满面。然后呢，然后疯了一样奔出门，四处寻找，心里呼喊着“燕，燕，我的亲爱。”她一路走，一路在心里描绘这样的画面，倒惹得自己热泪盈眶。如果罗伯特真追上来，急切地解释说，他爱的是飞燕，而不是抛弃了他3年后又回心转意的前女友金琳珊。如若真这样，她跟他回去吗？她会扑上去像孩子一样，在他胸前嘤嘤地哭吗？遗憾的是，一切假设仅仅只是假设。这不过是她心有所不甘，情有所不愿，爱有所不忘，人有所不舍而臆想出来的情节。离开，是她自己的选择，无关乎谁的对错。孰轻孰重，全凭自己掂量。她深深知道，爱恨是同一条河，必须自己趟过。此刻，尽管她心里明镜儿似的懂得这些道理，却拗不过眼眸中沁出的热泪，刻骨铭心的爱恋。

霞光突然黯淡下来，从远处高耸入云的教堂尖顶上缓缓地滑下，在路边一排排树梢间投影出散乱而彷徨的阴影。远处哥德式的教堂内发出了晚祷的钟声，带着她的迷茫和挣扎，回荡在旷野的暮空中，仿佛只为宣布她一个人的黑夜即将来临。四处没有行人，只有公路上奔驰的车辆。她突然想大哭一场，想找个理由说服自己，让破碎的心不要继续受伤。她出走，只是想牺牲自己，给罗伯特一次重新思考的机会，毕竟人生大事，不是儿戏，冷静地选择最爱的对方。然而，她的心却比秋叶纷乱，比晚风更凉，现实的境遇模糊了她曾经的憧憬。罗伯特是否懂得一个漂泊的人，内心无限的悲怆？突然，一辆车停在她前方。她情不自禁地向那辆车招手，然后拖着行李箱，小跑着向前。到了近处，才失望地发现，这并不是她希望的车和人。是一对年老夫妻，停车查看地图，好像走错了方向。她装着什么也没发生，溜达着走过去。

E镇越来越远，她该去哪儿？回巴黎？

巴黎，在她儿时模糊的概念中，像一首嘹亮的歌在心中荡漾。

外祖父陆慈山、外祖母管虔玉都曾是30年代留法的学生，她娘陆雅琴就出生在这座女权运动的发源地，巴黎。女权？她享有女权吗？一路走一路胡思乱想，脚下一滑，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差点没摔倒。她干脆停下来，放下行李箱拉杆，将双肩包往上提了提，嘴角露出一丝酸楚的微笑。她的家族对巴黎有着美好的记忆，是她外祖父母鸾凤和鸣的地方。没有他们，哪来的她娘？没有她娘，哪来的她？可是，他们都离去了，剩下她一个孤女在漆黑的现实中，漫无目的地走着。

3年前，她和很多移民一样，怀揣梦想来了巴黎。巴黎的天空变化无常，一会儿阳光明媚，一会儿乌云密布，雨点像天空吐出的咒语。她却把自己隐藏得像一条蚯蚓，不敢随便冒头。只能把自己埋在土里，在湿漉漉的黑暗泥土中，深挖浅掘，松土后爬出一条羊肠小道，看世间的残绿与凋红，斑驳与沉湎。

越往前走，天色越暗。远处的山峰像一幅抽象画，形状怪异，影影绰绰。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呼啸着从她身边急驶而过。她拖着行李箱，两腿有些沉重；背着的双肩包也不停地往下垮，腰酸背痛。车祸后，她的腿不如从前那么利索了。前面有片林，她决定去那儿找个僻静地歇息。

睡袋铺在草地上，身体钻进去，像蜗牛蜷缩在壳里。她想起曾和罗伯特、夏妮三人之行的度假，同样是林中草地，同样是这个睡袋，只是风吹来了不同的旅程，她有说不出的酸楚。夏妮如果还活着，一定不允许她落入这样的窘境。琳珊那么盛气凌人，罗伯特又不知所措，她倒成了多余的人。还给他们破镜重圆，还给他们重修旧好，还给自己自由。然而，一出门，她就想念起罗伯特，想得心那么疼。野外的风，一股阴冷的潮湿，她渴望罗伯特的臂弯揽她入怀，她期盼此刻的孤单和凄凉只是一场梦。想着想着，瞌睡就来了。她侧过身，拉了拉睡袋，去见周公……

“喂，睡在荒郊野外干什么？”一个男人的声音。

她在半梦半醒中听到声音，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像迷老鼠缠身了一样。待她发现一个大活人站在黑暗中时，吓了一跳冷汗。

“谁？”她双手紧紧地抓住胸前的睡袋，惊恐地望着头戴钢盔的影子。万籁俱寂的夜晚，公路上偶尔跑过的车辆声音给她壮了胆。

“听得懂我的话吗？迷路了？”影子突然蹲下来，凑近她问。

“别，别过来，别过来。”飞燕的声音有些失真，但很快调整了情绪，不能让自己过度恐慌，更不能让思维混乱，要冷静。她爹曾告诉过她，女孩子一个人走夜路，遇到危险一定不要慌乱。越慌乱，越被歹徒看穿。于是，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忍不住咳嗽了一声，接着又咳嗽了几声，打了个喷嚏。壮着胆子先发制人，冲着面前的陌生人没好气地说：“没迷路。我喜欢在这里露宿。”

“你从国内来的吧？”陌生人口气肯定地说。

“与你何干？”她腾地从睡袋里钻出来，立马把双肩包挎上肩，又从睡袋旁把行李箱拖过来拽在手上，警惕地看着他。

“噢，你这小丫头还挺横的。看你一个女孩子可怜。你倒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要不，我送你回去？”

飞燕拖着行李箱拼命地往前跑，可是，夜色朦胧，能见度低，又不熟悉周围的环境，高一脚，低一脚，一个趔趄就摔倒了。

追上来的陌生男人，撑着摩托车把手，一只脚踏在地上，一只脚踏在摩托车踏板上，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看着飞燕自己从地上爬起来，狼狈地拍着身上的泥土。

飞燕一气之下干脆不跑了，气喘吁吁地一屁股坐在草地上。

那人取下钢盔，一脸滑稽地笑，蹲下来说：“美女，我不希望明天早报上出现一具僵尸，还是美女的僵尸。呸呸，说错了。”

飞燕再次警告他：“信不信？我一脚准能把你踢成废物。”

“厉害，我好怕怕。”他嬉皮笑脸地说，“遇见高人了。”

她气得真想踢他，她说：“我与你素昧平生，凭什么纠缠？”

飞燕趁他着急检查摩托车，借着朦胧的夜色看清了影子的一张脸，发现好面熟。她想了想，对了，一年前在诺曼底·艾伦咖啡厅见过。于是，她有些兴奋地说：“喂，影子，我见过你。”

“见过我？”影子嘴一撇，用不屑的目光瞥了她一眼，仍然把注意力放在摩托车的故障上，抬手擦擦汗，索性取下头盔，揭开摩托车的后箱盖拿维修工具。

“对，我真的见过你，还有一个女孩。”

“女孩？脑子有问题，不会眼神也有问题吧？”影子看也不看她，轻蔑地说两句。

飞燕讨个没趣，有点生气，她以牙还牙似地说：“懒得跟你这种老痴呆了，一年前的事情都记不得。”

那人突然说：“我说呢，找到了，小问题，修修就好了。”

闹了半天，他根本没有在意她在说什么，他沉浸在寻找摩托车的故障和如何维修的思索中，自言自语，也莫名其妙地大笑，与自己毫无关系。她板着脸问：“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唉，我说，公主，我在跟我的摩托车笑不可以吗？”

“可我在问你，是不是去年去过巴黎诺曼底咖啡厅，和你一起的还有一个女孩，你们当时在翻阅一本人体艺术之类的书籍。”

影子听完虽然也在笑，却认真思索了一下，说：“巴黎诺曼底咖啡厅？女孩？人体艺术之类的书籍？”

影子本来准备再度骑上摩托车走人，听飞燕这么一说，他又关了摩托车的灯，走到她面前来问：“蔓蔓？”

“我不知道什么慢慢、快快。”

“我的前女友。既然这样，那我们算老相识吧？”

“谁跟你老相识？少套近乎。假洋鬼子，整容了吧？”

他凑近飞燕：“你呢？美丽的公主，你不会也整容了吧？”

“离我远点，我可会武功的。”飞燕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吓唬我？我也会的。不信？我露一手？”说完他煞有介事地摆开架势，站在她面前装腔作势地擦拳磨掌。

飞燕轻蔑地瞥了一眼，鄙视他：“哼，哄哄三岁的孩子吧。”

“和男朋友吵架了？”

“男朋友？”飞燕笑起来。

“像你这样野性的女孩，估计你男朋友也不敢与你吵架。”

“都什么人哪？我招你惹你了？说话这么损。”

“美女别生气。我叫欧阳华，本人也有绰号，跑儿。”

“跑儿？”飞燕扑哧一声笑出来。

“是，就是居无定所的意思。所以，我需要力量Power，英文谐音。你叫什么？”

飞燕想了想，灵机一动说：“逃儿。”

“逃儿？你想逃往哪里去？”他拉长了声音，怪声怪气地逗飞燕笑，“如果不介意，先到我那里休息，吃点东西。我家不远。”他指指前面一片树林。

飞燕想了想，不能跟陌生人走。所以，她摇头。

跑儿掏出他的学生证等身份证明给她看，还将摩托车的车灯打亮，以便她能看得清楚。

飞燕还清楚地记得在诺曼底·艾伦咖啡厅时见到他的情形，她还是点头同意了。她坦率地说：“我有点渴了，还有点饿。”她站起身，坐在后座上，行李箱给跑儿放在前面。

“坐好没？抱紧我，夜深寒气大，我替你挡风。”

跑儿的摩托车在公路上风驰电掣，吓得飞燕大叫：“停下，停下，请你快停下。听见了吗？喂喂，停下。”

跑儿虽然有些不耐烦，只好停下来，一只脚支撑在地上，一只脚还是踏在摩托车踏板上，侧头问：“您怎么啦？公主。”

飞燕跳下车，扔下钢盔帽，脸色惨白，掉头就跑。

“你要去哪里？见鬼。你的行李箱，行李箱不要了？”跑儿停稳摩托车，跑着追上去。

飞燕跑过草地，草地尽头处有一条弯弯的渠沟，沟渠两旁是广阔田野，再远处是一片稠密的树林，这渠沟的水仿佛是流向那林中去的。

暗光中，长长的看不到尽头，一直弯曲地向更长更深处延伸。她站在渠沟旁，两眼迷茫地望着土堤，望着沟渠中段处那个奇形怪状的石缝，潺潺的流水逃跑似的从石缝里灌进去，形成一道薄薄的水波层。然后从另一个出口又倾泻出来，汇入渠水中，一阵悦耳的涓涓流水声。她想家乡的山水，山涧的小溪，想她为什么要出国，为什么总是不顺，总是遇上糟心的事和人，有一种说不清的诡异感。

跑儿气喘吁吁地上来冲她吼：“脑子进水了，有病啊？”

飞燕无法解释为什么害怕摩托车，她不能回想那次车祸的过程。只要看到摩托车，就像看到毒蛇一样紧张害怕，心情难以平静。

跑儿挤出一句：“莫名其妙。”说完，转身走向摩托车。

“你，你...”飞燕气得在后面跺脚。

跑儿走了几步，停下来，又往回走，和她一起坐在草地上。

“谁让你回来的？走哇。”飞燕看也不看他，赌气地说。

“陪你到天亮。等天亮了，你想去哪就去哪，我回家睡觉。”

跑儿这么一说，让飞燕感动了，只有爹娘会这样担心她。她长长地叹了口气，低下头，很难过。

“你为什么不把心里的痛苦说出来呢？说出来了，总比一个人憋在心里强啊。如果你把假想的敌人看得太可怕，你被压抑的痛苦就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你们女孩子啊，真搞不懂。有多大的事儿非要到荒郊野外来折磨自己？”跑儿摇摇头，望着夜空。

“你知道我为什么掉眼泪，我根本没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跑儿仍然以为这是飞燕强词夺理，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认为这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女孩。他笑笑说：“鲁迅有段经典，你不会不知道，‘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

飞燕接着他的话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走一条地上本没有的路，这条路需要自己走出来。不是这样吗？”跑儿说，“我改变主意，我可以把你先送回巴黎，我是说送你去车站，可不是与你同行啊。”

“我能行，你走吧，不要浪费时间了。”飞燕催促他说，“眼睛都有些睁不开，太困了。”说完，她趴在行李箱上，不知不觉中睡着了。跑儿脱下身上的夹克，给她披上。

梦里，罗伯特端着茶和糕点走来，她高兴地笑起来，却被跑儿推醒了。她霍地站起来，恼怒地甩掉披在她身上的夹克，冲着跑儿喊：“你怎么还没走？讨厌。”

跑儿捡起夹克，又帮她披上说：“做梦了吧？谁是罗伯特？那么大声叫。心情好点没？”

她也不隐瞒了，想想这位萍水相逢的同胞，无端被她一番折腾，还如此善良耐心，也够难得的。她坦率地说：“好多了。谢谢。”

跑儿抬头望望夜空。他说，“我不知道你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不想知道。只是因为我们有缘相遇在异国他乡，因此我希望你不要太在乎已经发生的事情，总是让曾经的痛苦折磨自己，没有意义。忘记烦恼，岂不快哉。你确定要去巴黎？”

“嗯，我也无法确定自己该去哪里。我只知道，我出了林子走上公路，碰到一个司机，就搭了便车，他说到家了，好像就在前面那栋房子。所以，我不得不下车，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吧。”

“太莽撞了，太冒险了，太不值得了。我还真没听说过哪个女孩像你这样胆大如豹的野性女孩。”

“野性？”飞燕笑起来，“就算野性吧。”

“还是走吧。”跑儿说，“老实说，待在这里没有意义，你既然没方向，就是待到天亮了，又会有方向吗？我的确很困，这样坐下去，我只怕真的撑不住，困得要死。如果你真不想走，那我陪着你到天亮吧。到时各走各的。”

天快亮时，跑儿的摩托车带着飞燕行驶在林中小路上，朝着林中一间小木屋驶去。四处不见人影，半天听不见鸡鸣狗吠。飞燕突然神经紧张起来，她坐在摩托车后座大声喊：“你停下，停下。”

摩托车嘎地一声停下来了。此时，林中阴湿，凉风习习，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跑儿两腿叉开，双手扶着摩托车，惊讶地问：“又怎么啦？公主。”

飞燕气愤地冲跑儿大声喊：“你把我带到这里干什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跑儿不以为然地笑笑，说：“可怜的公主，那是我的画室。也是我写生的留宿之地，我在巴黎也有租屋的。但写生时就会来这里住，是当地一位老人允许我来住的。没人把你给吃了，放心。”跑儿又将来龙去脉说了一遍，飞燕才相信。



9 789492 618603 >